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猩猩紅文

(下)

霍桑著

傅東華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 紅 猩
(下)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徐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十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文紅猩
冊二
The Scarlet Letter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原著者

Nathaniel Hawthorne

譯述者

傅東華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沐養恂)

十一 一個心的內部

自從上面敘述的那一樁事發生之後，那牧師和醫師的交際雖然表面上還是一樣，實際上卻已跟從前的性質不同了。羅澤爾·乞林渥斯的智力，現在已有一條充分明白的路徑放在面前。這確乎並不就是他當初給自己計劃的那條路。他那時表面上雖然平靜溫和，並不興奮，但我們恐怕這個不幸的老頭兒實有一種惡意藏在他的深處，從前是潛伏的，現在是活躍了，因而他就設想了對他的仇敵施以一種空前未有的直接報復法。那就是，把他自己裝成一個信任的朋友，而使得別人把所有的恐懼，所有的慚愧，所有的痛楚，所有無效的懊悔，所有不能擺脫的疚心，都對他和盤托出！所有犯罪的煩惱，對於可以憐憫可以恕宥的世界的寬大的心都已隱匿過了，而對於不能憐憫不能恕宥的他，則不得不洩露！一切祕密的寶藏都得要毫無吝惜地濫費在那人身上，因為除此之外，這筆冤債是無法可以清償的！

那牧師的羞澀和敏感的沉着，曾經阻撓了這個計劃。然而羅澤爾·乞林渥斯對於目前的事態也並不覺得不能滿意，以爲上天爲他自己的目的而利用着報復者和他的犧牲，也許在最該處罰的地方卻饒恕了，而拿這來代替他那黑色的計劃的。他差不多可以說，一個啓示已經允許給他了。就他的目的而說，無論這啓示來自天國，或來自任何其他境界，是沒有多大關係的。由於這個啓示的幫助，在以後他跟丁米司兌爾先生的關係中，不但後者的表面狀態逃不過他的眼目，就是他最最深奧的靈魂也似乎已提放在他的眼前，使他對於它的一舉一動都可以看見，可以理會。從此以後，他已不但是個旁觀人，卻在那可憐牧師的內在世界成了一個主要演員了。他可以隨心所欲的去指揮操縱他。他要在他心內引起一陣痛楚嗎？那個犧牲者是一徑都在拷問臺上的；只消知道那控制機器的彈簧就成了；而這是那醫師知道得很清楚的！他要拿一個驟然的驚恐去嚇他嗎？那就只消像魔術家的魔杖那麼一揮，就會躍起一個猙獰的幻影——躍起一千個猙獰的幻影，模樣種種不同，有的是死，有的是可怕的羞慚，大家圍到那牧師的身邊來，拿指頭指着他的胸

這一切，都做得十分巧妙精微，以致那牧師雖然常常恍惚覺到有一種惡勢力在監視他，卻終不能明瞭它的實在的性質。的確，他是懷疑地恐懼地，——甚至有時懷着恐怖和憎恨，——在看那老醫師的醜惡形狀的。他的姿勢，他的體態，他那花白的鬚鬚，他那輕微的毫不在意的舉動，乃至於他的衣服的樣子，在那牧師的眼中都無不覺得討厭；這在不言中是證明了牧師胸中存有一種極深的反感，深到連他自己都不肯承認的了。因為，他對於這樣的懷疑和憎惡既然沒有指出一種理由的可能，丁米司兌爾先生就覺得有一種病毒是在傳染他自己整個的心，而認為他的一切預感都沒有其他原因了。他自覺對於羅澤爾·乞林渥斯的感情惡劣，因而深自痛責，並且將由這種惡劣感情之中應該取得的教訓置之不顧，卻竭力要想剷除這種感情。這一層雖然沒有辦得到，他卻抱定了主意，要把他跟那老頭子之間向來的交誼繼續維持下去，因此就使那可憐孤寂的甚至比他的犧牲者還要淒慘的復仇人常有機會可以完成他的目的。

正當這樣一面害着肉體上的疾病，一面被靈魂中一種祕密的煩惱所侵蝕磨折，且又一任他那不共戴天的仇人在那裏擺佈的時候，這位丁米司兌爾牧師在他的神聖職務上，卻獲得了燦爛

的聲名。他之所以能夠如此，確實大部分是由他的煩惱而來的。他的知識上的才能，他的道德上的見解，他的經驗和傳達情緒的能力，都因日常生活上所受到的激刺和痛苦而一逕維持在一種非常活躍的狀態中。他這聲名，雖正是方興未艾，卻早已掩蓋了他的那班同業，那怕他們是怎樣傑出的人材，相形之下都不免要覺失色。那其中有一些學者們，他們在那神聖職業上孜孜力學的年數，已經比丁米司兌爾先生的年齡都還久些，因而他們的造詣，應該比他們這位年輕的兄弟要深得多。還有一些人，比他具有更剛強的心地，更慧黠，堅硬，似鐵，似花崗岩的智力，倘使相當地混入適宜分量的教義，就可以成爲極可尊敬，極有效能，而不至於軟化的一種牧師的。又有一些，可以說是真正聖潔的長老，平時博覺羣書，妙思玄想，飄飄然與那較好的境界有着精神上的往來，因其一生純潔無瑕，即使還穿着人世的衣服，也幾乎可以進入那境界中去的了。他們所缺乏的，就只是當五旬節落在那些得意門徒頭上的那種火燄舌頭的才能；（註一）不過那所象徵的似乎並不是用別國的不懂的語言說話的能力，而是用人心本有的言語去向全體同胞說話的能力。而那班長老之所缺乏的，就正是上天用以證明他們能夠勝任的那最後也最難得的一種證據，火燄的舌頭，除此以

外，他們是有使徒資格的。他們倘使曾經夢想要憑那種熟習的文字和意象的最低微的媒材，以期表達最高崇的真理，那他們一定是徒勞的。他們的聲音，只徒然遙遠而不分明地從他們所習慣居住的上層高處傳下來罷了。

從丁米司兌爾先生的人格的許多特質上看來，大概他自然是屬於後面一種人物的。他本可以爬上信仰和聖潔的高峰去，只無如被犯罪和痛苦的負擔所阻撓，而被註定了在那底下蹣跚掙扎。就因了這樣的負擔，他纔不得不滯留在最低的平面上；真可惜他那樣一個具有靈虛賦性的人才，要不是如此的話，他的聲音是天使們也肯來聽受肯來回答的呢！但也正因有這重負擔，他纔對於人類中有罪的同胞具有一種親切的同情，以致他的心能夠跟他們的心起着共鳴，能夠把他們的痛苦容納到自己心內，並且憑他那種淒楚動人的演說，將他自己心中的痛陣去輸送進其他無數人的心。他的演說，大多數的時候是動人的，但也有時候是可怕的人家並不知道所以能使他們這麼感動的那一種力的由來。他們都把這位青年牧師看做一種神聖之奇蹟。他們想像他是替上帝傳達智慧和譴責和愛的傳聲筒。在他們眼中，連他所蹣跚的一片地面也是神聖的了。他教堂中

的處女們，在他周圍時面色都要變白，因為她們本是愛慾的犧牲者，而愛慾裏面浸潤了宗教的情操，以致他們就把她們的愛慾想像做宗教的全部，因而公然的在她們那暫白的胸中帶了來，作為他們放在祭壇前的最堪容納的祭品了。至於他的信徒中的高年分子，雖則他們自己也已經老態龍鍾，但看見丁米司兌爾先生的體格那麼虛弱，都相信要比他們先上天去，因而囑咐他們的兒女，說他們的老骨須得葬在那青年牧師的聖墓旁。而在這段期間，每當可憐的丁米司兌爾先生想起他自己的墳墓時，他或者不免要問起自己，究竟那上面是否會得長草，因為照他想起來，那墳墓裏所埋葬的，一定是一件被詛咒的東西！

所以大家對他這麼的尊敬，反使他感到難堪，這其中的苦痛實是難以設想的。他的真正衝動，就是要崇拜真理，就是要一切東西都看成陰影一般，以為其中若沒有像生命中的生命一般神聖的本質，那就都是全無重要全無價值的。那末他自己是什麼呢？——是實質嗎？——或是最依稀恍惚的陰影呢？他恨不得能從他自己的講壇上說了出來，用他的極高的聲音，對人說明他到底是什麼。「我，你們看見穿着這套牧師的玄服，——我，現在爬上這神聖的講壇，把我這蒼白的面孔

朝着天，負責在替你們跟那至高全知之神通消息，——我，你們在我的日常生活裏看出了以諾一般的聖潔，（註二）——我，你們以爲我們腳步沿着我在人間的路途留下一道光，可以引導得來的善男信女進入那祝福的境界，——我，曾經把我的施洗禮的手放在你們兒女的身上，——我，曾經傾吐送別的禱詞給你們的臨終的朋友，曾把微弱的『亞們』的聲音從他們已經訣別的世界送了他們去，——我，你們所這麼尊敬這麼信任的牧師，其實全然是一團污辱，一場說謊！」

不止一次，丁米司兌爾先生爬上他的講壇時，就抱定了主意，非等說了上面那番話決不爬下臺階來。不止一次，他清過了他的喉嚨，吸進了一口深長而顫抖的氣，預備再吐出時便要載着他靈魂中那點黑色的祕密而出。不止一次——不，簡直不止一百次——他曾實在說出口來過！說出口來過！但是怎麼樣說的呢？他曾經告訴他的聽衆，說他是完全污穢的，一個比最污穢者更要污穢的侶伴，是最惡的罪人，是一件可憎的俗物，一件邪惡到不可思議的東西；可異的只是他們不曾看見他那可憐的身體因全能神的如火的憤怒而當着他們面前萎縮起來！還能有比這再明白的說話嗎？難道那些人還不會由於一個一致的衝動從他們坐位上一齊驚起，而將他拖下那個受他污辱

的講壇來嗎？不會的，的確是他們是統統都聽見了，但是反而愈加尊敬他。他們一點兒也猜不着這套自責的話語裏面潛伏着怎樣關係重大的用意。「這神聖的青年！」他們自相議論說。「真是人間的神聖者呢！唉，在他自己那麼潔白的靈魂裏面，且看出了這樣的罪孽，那末在你和我的靈魂裏不知要看到怎樣可怕的景象呢！」那牧師原是個十分深微而卻深自悔恨的偽善者，所以明知道他這番惘恍迷離的供認是會被人怎樣看法的。他會努力把一種罪孽的自覺招供出來，藉以欺騙過自己，然而所獲得的並沒有一點暫時受騙的安慰，卻只有另外一種罪孽，和一種自己也承認的羞愧罷了。他所說的本來是確然的真實，卻已變成了一套全虛的虛偽。然而他的性情是愛真實而惡虛謊，簡直沒有幾個人能夠這樣過。於是乎他之厭惡他的可憐的自我，比其他一切東西都更甚了！

他的內在的煩惱，迫使得他的實踐不去依從他所生長於其中的那個教會的較好的光明，卻去依從那古舊腐敗的羅馬教。（註三）丁米司兌爾先生的密室中，在嚴局深鎖之下，就會在那裏實行一種鞭笞流血的刑罰。往往，那位新教徒和清教徒的牧師要將鞭子打在自己的肩膀上，一邊打

一邊苦笑，而因那苦笑，就打得愈加殘酷。他還有一種習慣，是其他許多虔誠的清教徒也都有的，就是絕食；但是他並不像他們只用絕食的方法來清洗肉軀，以期更適於天國靈光的燭照，卻是嚴酷地實行，直要弄到雙膝顫抖纔止，以爲一種自己懲罰的行爲的。他又實行坐夜，一夜連一夜的，有時在完全的黑暗中，有時有昏暗的燈光相伴，又有時拿極強的燈光照着，看着鏡中自己的面孔。這樣，他表示着一徑都在實行內省，而結果是徒足以自苦，並不足以自滌。在這樣長時間的坐夜中，他的腦筋往往要震盪起來，並似乎有種種幻影打他面前飛過，有時模糊影響，在房中的暗隅，憑它們自己的微光照着，有時則比較分明，就在他自己身邊，映在面前的鏡裏。時而是一羣惡魔的形像，對着那慘白牧師露齒狞笑，招招手叫他跟他們去；又時而是一隊光明的天使，彷彿身上載着悲哀，沈重地向上升去，但是愈飛得高愈變輕靈。有時來了一批已死的他的青年時的朋友，以及他的白鬍子的父親，帶着一副神聖的憂愁面目，還有他的母親，走過時把面孔朝了開去。是一個幽靈樣的母親，——是一個最最瘦弱的母親的幻影，——照我想起來，是應該對她的兒子投過一個憐憫的瞥視的呢！然後，穿過那間已被這種鬼魅思想弄成這般可怕的房間，最後滑過的赫絲脫·普林，身邊帶

着了小珠兒，穿着她那件猩紅的衣服，伸出了她的手指，先指了指她自己胸前的紅字，這纔又指指那牧師的胸。

然而這一些幻影，並沒有一個能夠完全造成他的幻覺。無論何時，憑他志意的努力，他總能通過它們那樣模模糊糊的沒有實質而辨別出實質來，相信它們的本質並非實體，不像那邊那張雕刻的橡木桌子，或是那邊那本大而方的皮裝而銅夾的神學書。但雖如此，它們從一種意義上說，卻又正是那可憐牧師當時所處理的最真實最真實的東西。原來在他這樣虛偽的一種生活裏面，真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惱，而因這苦惱之故，所以凡是上天放在我們周圍以供我們作精神上的快樂和營養的一切現實，都被盜去了精髓和實質了。對於一個非真誠的人，全個宇宙都是虛偽的，——都是不可觸摸的，——都要在他把握之中縮成無物的。而他本人呢，從他拿虛偽的態度與人相見的程度而言，也已成了一個陰影，或者實在是並不存在了。如今丁米司兌爾先生所以還能繼續算是人世上的一個真實的存在，那就只爲了他最內在的靈魂裏那一點的苦痛，以及他神態上那一點無矯飾的表情而已。他要是一旦有能力可以微笑，可以裝出一張興彩的面孔，那末天底下

就沒有這個人了！

就在我們曾經微微給以暗示而卻不敢加以盡情描摹的這樣一個醜惡的夜晚，那牧師忽然從他的椅子上驚躍起來。一個新鮮的思想打動了他了。在這裏面，也許會有一刻兒的安寧的。於是他就彷彿要到公衆場中去，做禮拜的那麼仔細那麼樣子的穿着起來，輕輕悄悄的走下樓梯，開了門，出外去了。

（註一）新約使徒行傳第二章一至四節：「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聲響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燄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着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註二）舊約創世記第五章二十四節：「上帝與以諾同行。」

（註三）羅馬教的修道注重苦修。

十二 牧師的熬夜

彷彿在夢中行走似的，又像真的害着一種夢遊病，丁米司兌爾先生走到了離今好久以前赫絲脫·普林在那裏經歷最初的公衆羞辱的那個地方。那同一的刑臺，經了七年來的風雨剝蝕和日曬，已變成了黑色，而且被在這期間走上牠的許多犯人的腳踏得有點耗損了，如今依舊豎立在會議廳前的露臺底下。牧師走上了那梯子。

這是一個晦暗的五月初旬之夜。一重毫無變化的雲幔掩蔽着整個天空，從天頂直到地平線上。如果當日目擊赫絲脫·普林受刑的羣衆現在能召集攏來，他們在這夜半的灰暗中也不能在那臺上看到什麼人的面孔或人體的輪廓。但此刻全鎮的人都睡着了。絕沒有被發現的危險。牧師儘可以站在那裏，如果他喜歡的話，直到東方發紅，也不會有什麼危險，只除了潮濕而陰寒的夜氣將鑽到他的體內去，使他的骨節因風濕症而發僵，喉嚨因黏膜炎和咳嗽而發生障礙，以致明天來

聽他講道說教的會衆將失望而返罷了。沒有一只眼睛會看到他，除了那永不闔閉的曾在他的密室中看見他把自己鞭打得血淋淋的一只。那末，他爲什麼要到這裏來呢？是不是只是一種虛偽的懺悔呢？不錯，那確是一種虛偽的懺悔，不過在其中的靈魂跟牠自己開着玩笑！對於這種虛偽的懺悔，天使們要臉紅而哀哭，而惡魔將高興得縱聲狂笑！驅使他到這裏來的，乃是到處追逐着他的「悔恨」的衝動，牠的同胞姊妹和結不解緣的伴侶是「卑怯」：每當前一種衝動逼迫得他快要把一切都宣布出來時，後者就用她那戰慄的緊握把他拉了回去。可憐的，不幸的人呀！像他這樣優柔寡斷的人怎麼可以使自己負荷罪惡的重擔呢？只有堅毅如鐵的人纔可以犯罪：他們或者是忍受着這重負，或如果逼得太緊時，就會向好處運用他們的兇猛野蠻的力量，把牠立刻就拋脫！這個柔弱的、極敏感的人，這兩件事都做不到，只是試試這一件，又試試那一件，牠們纏成了一個解不開的結，其中糾纏着違反上天的罪惡和徒勞無益的悔恨的苦悶。

就這樣，站在刑臺上，作此無益的贖罪表演時，丁米司兌爾先生心中感到了一種極大的恐怖，彷彿整個宇宙都在注視着他的赤裸的胸前，正在他的心臟之上的一個猩紅的符號。在這塊地方，

真的，從很久以前起，就感覺着一種毒齒咬噬着的肉體上的痛苦。不由自主，不能自禁地，他突然高聲絕叫了一聲；這喊聲在靜夜中隆隆地響着，在那些房子上撞來撞去，又從後方的山上迴響過來；彷彿有一羣魔鬼，在其中發現了如許痛苦和恐怖，就把這聲音當作了一件玩具，在把牠拋來拋去。

「完了！」牧師雙手捧着臉，喃喃地說。「全鎮的人都將驚醒了奔出來，而發見我在這裏！」

但是實際上並不如此。那一聲絕叫，在他自己的受驚的耳朵聽來，也許比實際上響得多。鎮上的人並沒有驚醒過來；或者即使驚醒了，那些神思昏昏的渴睡者也誤認這喊聲爲他們夢見的可怕事物或是妖女們的聲音；因爲她們的聲音，在當時的居留地或孤寂的農村中，是時常可以聽到的，當她們跟着撒但在上空中飛過的時候。所以，牧師並沒有聽到什麼動靜，就把兩手從眼前拿開了，向四周看着。貝林罕州長的府邸站在離此一段距離的另一條街上；在牠的一間寢室的窗戶中，牧師看到那老行政官現了出來，手裏拿着一盞燈，頭上戴着一頂白的睡帽，身上裹着一件長的白袍子。他活像一個鬼，不合時宜地從坟墓裏被召了起來。那喊聲顯然驚醒了他。在同一座房子的另一扇窗口，又出現了州長的姊妹喜賓司夫人，也拿着一盞燈，雖在這麼遠的地方，燈光也使她那乖